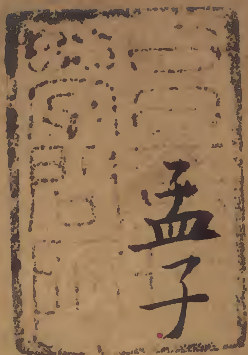


四書節解圖考

十一



一	六	五	五	七	漢書門類
冊	架	函	號	類	

二	八	漢
七	五	書
函	五	
二	一	冊
三	六	架
架	七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57	
冊數	16	( 10 )	
函號	277	22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四書引經節解圖考卷之十一目錄

孟子

梁惠王章上

孟子傳

春秋十二國圖

戰國七雄之圖

秦世次圖

孟子問答弟子姓氏

梁惠王

義利理欲之分圖

仁義而已矣

萬取于千取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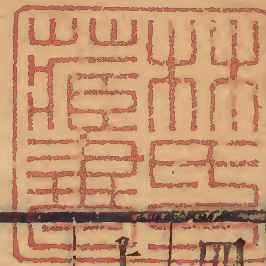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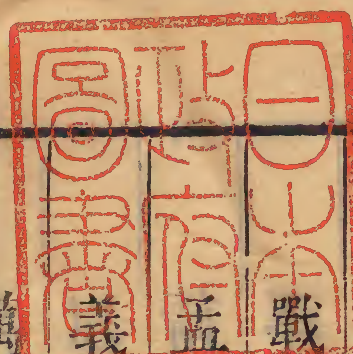
大國地方百里之圖

次國地方七十里之圖

小國地方五十里之圖

四書圖考

目錄





未有仁

靈臺圖

甲圖

湯誓曰

詩大雅靈臺之篇

同樂獨樂之異圖

以行小惠言圖

以行王道言圖

請以戰喻

五畝之宅圖

不違農時

為民父母行政圖

東敗於齊

百里可王圖

以晉國莫強言圖

以仁者無敵言圖

梁襄王

孟子於梁襄王圖

齊宣王

齊桓晉文之事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梁惠王章下

好樂圖

田獵

鐘鼓之圖

管籥之圖

羽旄之圖

管籥羽旄

咸英韶護

論囿大小圖

湯事葛

文王事昆夷

句踐

畏天之威

王赫斯怒

天降下民

仁者圖

智者圖



勇者圖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圖

五音大小之次圖

諸侯朝天子曰述職圖

正聲子聲

徵招角招

明堂之圖

五音相生之次圖

明堂

正聲子聲之圖

仕者世祿之地圖

明堂位制圖

乃積乃倉

耕者九一之法圖

弓矢圖

芻矣富人

論上下職任之圖

公劉太王遷國

世臣親臣圖

于戈戚揚之圖

左右皆曰可殺

以臣弑其君言圖

以聞誅一夫言圖

湯放桀

求賢治國之譬圖

齊人取燕圖

以湯征葛言圖

以齊伐燕圖

以穆公問言圖

以孟子對言圖

鄒穆公

有國者之謀圖

以滕文公言圖

以大王去邠言圖

以大王不得已言圖

以國君死社稷言圖

魯平公

三鼎五鼎

大夫五鼎之圖

士二鼎之圖







續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視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嘗從夫子於剡遇程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

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



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得，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裏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非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旣而去梁，適齊。宣王以爲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曰：子擁

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闔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



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知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諗來世娶由氏生子名仲子

按史記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后孟孫本姬姓而又姓孟曰鄒人者以子孫以氏為姓也故孟子從而姓孟至孟子時魯繆公因鄒嶧之山乃改魯為鄒也



春秋十國圖

上孟卷七

四





此春秋時會盟之十二國其餘小國不與焉惟燕召公之後獨處幽州北境不與會盟後為蘇秦說之始出也







按七國之時秦處關中兼有巴蜀之地為  
 最强楚在荆蠻兼有吳越之地為次之晉  
 初與秦為畏自三家分晉各保其地故秦  
 以近攻韓魏遠交齊楚而卒并天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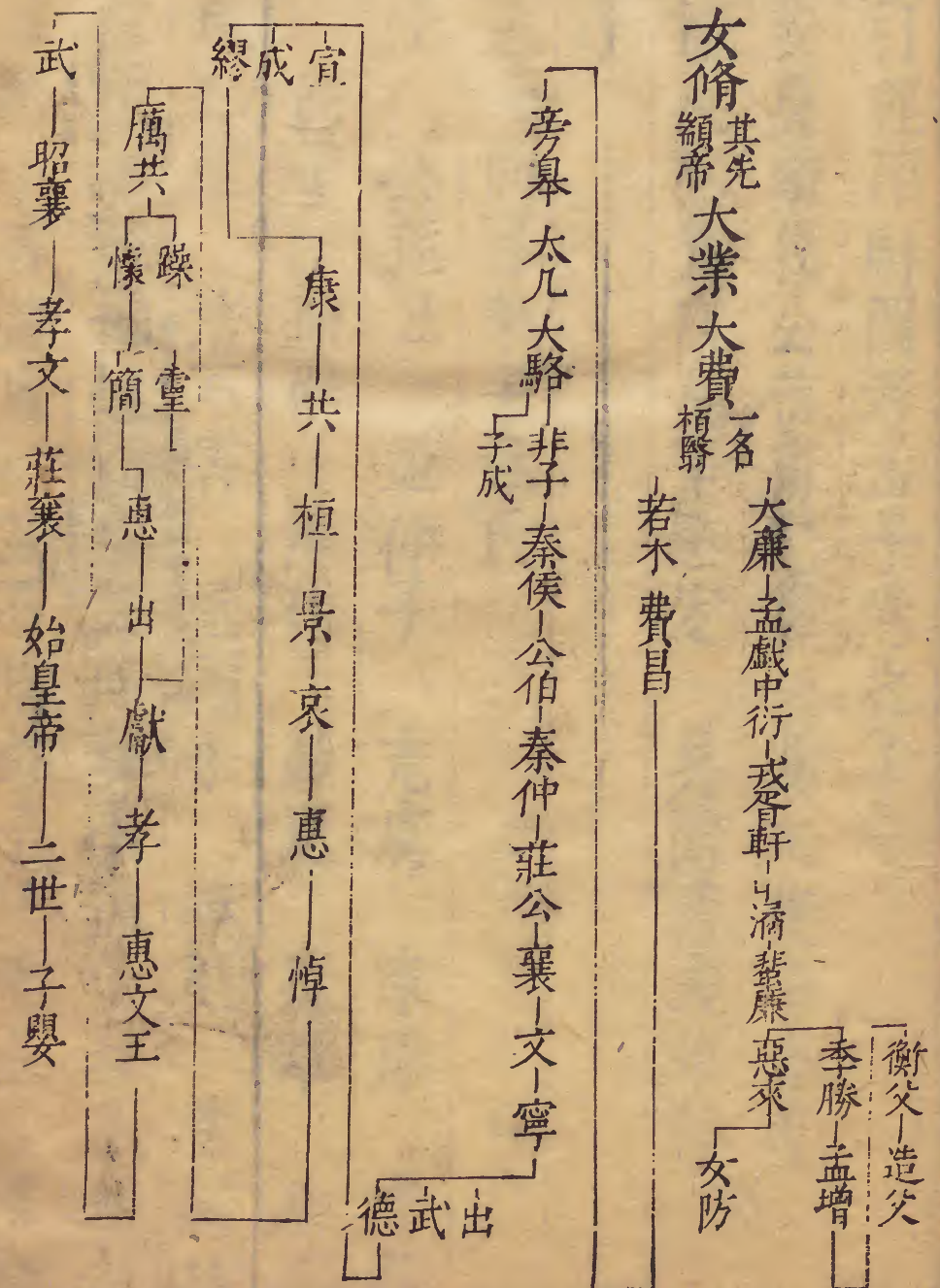




春秋十二諸侯互相吞滅至戰國時止七  
國秦吞二周併六國開巴蜀置桂林象郡  
閩越東越皆臣屬時楚地最廣皆荆湖  
淮南江南諸路皆是兩浙廣福建亦屬也



### 秦世次圖



四書圖考

卷上

七



四書引經節解圖考孟子卷之十一

新安吳繼仕公信甫編纂 吳文英子含甫

秋浦吳應箕次尾甫點定 吳聞禮去非甫

孟子

孟子問答弟子姓氏

樂正子 公孫丑 孟仲子 克虞 陳臻 季孫

子叔 高子 徐辟 陳代 彭更 萬章 公都

子 咸丘蒙 浩不害 屋廬子 滕更 盆成括

右註依古註編述而集註所釋季孫子叔不知何時人浩不害盆成括並不稱弟子只滕更言來學



四書圖考 卷十一  
桃應明稱弟子古註又不述姑候考證

梁惠王篇

梁惠王

梁惠王名罃，魏武侯子擊之子也。其先周文王庶子畢公高，封於畢，後絕封爲庶人。至畢萬，事晉獻公，伐霍有功，封於魏，爲大夫。萬生魏武子，武子生悼子，悼子生魏絳，絳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生魏侈，侈之孫曰桓子，桓子與趙襄子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文侯生武侯，武侯生罃，僭稱王，是爲惠王。惠王元年，武侯卒，罃與公仲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

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仲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戰於濁津，魏氏大敗。趙謂韓曰：「殺罃立公仲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韓懿侯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懿侯不說，以其兵夜去。趙成侯亦去，罃遂殺公仲緩而立。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將無適子，其國可破。



也。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宗廟社稷，寡人甚羞之，叟不遠千里，辱至弊邑，將何以利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王欲利吾國

征奪不已

此見徇人欲而害已隨之

以利言生於物我之相形。大夫欲利吾家

士庶欲利吾身

義利埋欲之分。

以仁義言根於人心之固有。未有仁遺親

未有義後君

其下自化

此見徇天理而自無不利

### 仁義而已矣

仁義而已矣

金仁山曰：心之德，是專言之仁，愛之理，是偏言之仁。此是兼體用說，訓詁見論語集註第一篇第二章下。但此章從全體上說，故首曰心之德。論語是從孝弟上說，故首曰愛之理。集註立言精密類此。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見得可包四者。義者心之制，只是說義。又曰：心之德，是混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



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心之制。如利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抵從那一邊去。或問人所以爲性者五。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人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又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又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焉。金仁山曰。義者之制。制事之宜。亦兼體用說。朱子說義理體用。渾圓橫豎該備。學者所當細玩。王文憲曰。孟子本是分義利對言。然必曰仁者非仁。做不得義出也。許白雲曰。仁專言。則包四德。孟子與義對言。則仁體而義用。孟子是專主於義而言。蓋無仁之本。則不能行義。然仁義又各有體用。朱子訓詁皆兼體用說。心之德。心之制。是體。愛之理。事之宜。是用。然仁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故全說體。



四書圖考 卷二 四  
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合體用。愛爲用，其理則體也。或問又推以陰陽言，則義體而仁用，蓋天地間物靜體而動用，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體用如此。宣城張氏曰：孟子明仁義之大道，故先體而後用，論語言孝弟之至情，故由用以達體，故集註交互不同。

萬取千千取百

傳曰：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古者兵車出於井田之賦。凡車一乘，兩服兩駮，共四馬，一車之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在後將重車二十五人，凡一百人。民間一井八家，八十井八百家，共出車一乘，八百井八千家，出車十乘，八千井八萬家，出車百乘。天子車數在甸服五百里之內，天子之公卿止有田賦，無兵賦。采地，在天子畿內所食之田賦，皆出諸州之貢賦也。諸侯車數在封建百里之內，諸侯之卿大夫亦止有田賦，無兵賦。天子諸侯有事征伐，則征兵於農，而公卿諸侯領其兵事。無事則將歸於朝，兵散於野，非謂常有此兵車隨從也。其曰萬取千，千取百者，非謂公卿大夫分取天子諸侯之車乘，此槩以什一之常法言之，謂君得其十，臣取其一耳。



千乘之國千乘之家辨

路史國名記第二十九板云家國之稱抑又不一孟  
子言千乘之家而王制縣內之采一皆曰國周官朝  
大夫且稱每國是國亦謂之家而邑亦或稱國矣豈  
非公侯卿佐謹度以事其上則全於臣節制以禦其  
下則正於君自臣道言之雖國亦家而自君道言之  
則邑亦國耶采邑曰國則卿大夫固可謂諸侯矣所  
謂內諸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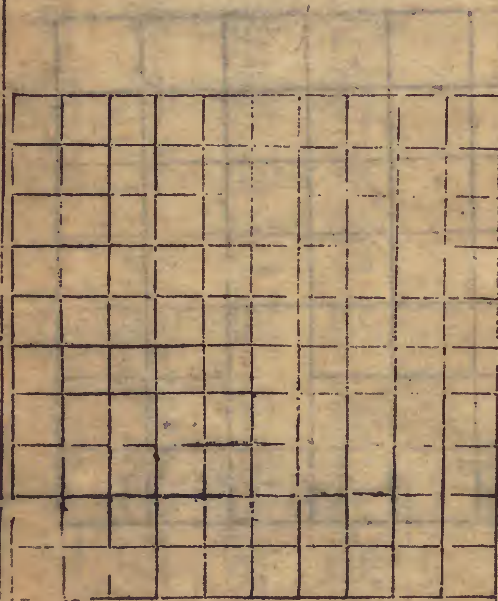
萬乘之國地方千里也凡言方千里者謂四方千里  
也玉海地理通釋五服章曰以周官大司馬九畿之  
籍考之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亦皆以方言方者謂四  
方也四方環之為千里徑數之每方當止為二百五  
十里此說與王制不同見後  
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  
也

為方十里者百也

大國地方百里

之圖每孔十里

四方皆百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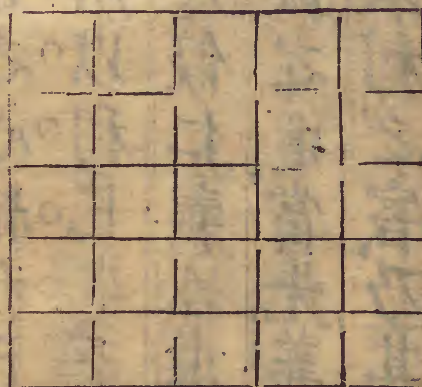


次國地方七十里之圖



王制云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愚以此推則地方  
 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也地方七十里者為方千里  
 者七十也方五十里為方十里者五十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圖



未有仁

輔氏曰仁義人心之固有，人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  
 無求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  
 自然尊君親上，有不待外求而勉強為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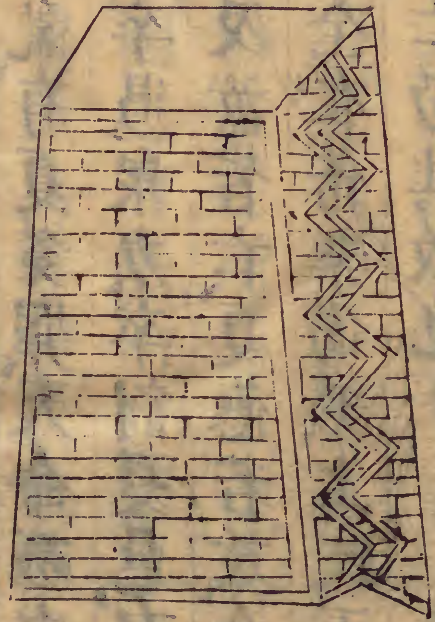
朱子曰：凡事不可先有個利心，纔說着利，必害於義。



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個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以利心為仁義，節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阻也。許白雲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已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一章 此章明為國之道，當先義而後利。仁義之利出於自然，求利之害，乃其必然。

靈臺圖 甲圖



靈臺文王所作，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

古者三甲以犀為之，犀甲壽可百年，兕甲壽可二百年，合甲壽可三百年。後世乃用金耳。



湯誓曰

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吊伐之意。蓋興師之時。而誓於亳都者也。誓者。矢也。將有征伐。則矢言於先。功多者厚賞。不用命者則必戮之。而不赦也。尚書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卒遏衆力。卒割夏邑。有衆卒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許白雲曰。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興亡。乃其效也。

詩大雅靈臺之篇曰。經始靈臺。至魚躍

傳曰。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禋。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也。氛。瑞氣爲祥。禋。妖氣爲災。察災祥。則於此爲氣節。勞佚。則於此遊觀也。文王之臺。方始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



同樂獨樂之異。

以樂者言。庶民攻之。庶民攻之。民樂其樂。

鹿鹿攸介

鹿鹿濯濯

白鳥鶴鶴

於物魚躍

物樂其樂

以不樂者言。時日曷喪。不能獨樂。

及女偕亡

此引詩以明賢者樂此之意

此引詩以明不賢者不樂之意

二章 此章明臺池禽獸之樂宜與百姓同之。

以行小惠言。

移民河東

移粟河內

河東亦然

不違農時

不入洿池

斧斤以時

五十衣帛

七十食肉

數口無飢

頒白不負戴

非王道之要

此王道之始

此王道之成

以行王道言。



請以戰喻

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錙鐃之用，中冬教大閱，帥其民而至，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錙，車徒皆行，三鼓，攬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錙，車驟徒趨，坐作如初，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却，夫鐸大鈴也，大抵錙則進也，鐃則退也，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棄甲曳兵，謂戰而負也。



此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所謂五畝之宅也。春夏則出居於田，以治田，秋冬則入居於邑，以為安也。所居之宅，四圍墻下，則樹桑以供蠶事，其餘空地，則種麻以為苧布及蔬菜之類。蓋在野則八家共二畝，而二畝半在田，在邑則四家共二畝，而二畝半在邑也。

五畝之宅，外環以墻，謂之宮墻。賈公彥曰：宮是合院之內。



不違農時

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於萬民三章此章因諸侯有愛民之心而以王道勉之

爲民父母行政

殺人以挺與刃	無以異	此謂均	此之
殺人以刃與政	爲殺人	作備無後	不可
庖有肉而馬肥	不檢恤	此謂以	如何
民有飢而餓草	政殺人	使民飢歿	而可

此章明人君之道以節用愛民爲本

東敗於齊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敗又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又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



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印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又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按史記魏襄王十三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六年與集註不合熊氏

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倦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裔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非得志必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挺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田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以晉國莫強言。

東敗於齊

西喪於秦

南辱於楚

願一酒之

此惠王欲報怨之志

孝悌此省刑

忠信罰所致

深耕此薄稅

易耨歛所致

可使制挺

以撻秦楚

此可見尊君親

上而樂於效

百里可王

省刑罰

薄稅歛

此仁

政之

大目

彼奪民時

不得耕耨

凍餓離散

往而征之

此孟子欲

救民之論

以仁者無敵言。



五章 此章明用兵之道以富教其民為本

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周慎靚王二年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史記以顯王三十四年魏惠王卒襄王立西晉元康中汲郡盜不準發魏王冢得紀年書始知惠王有後元年至十六年薨而襄王立說者憑史記以襄王前立遂謂汲冢為哀王襄王在位二十四年薨後為昭王安王釐王景王潛王無哀王也

按通鑑慎靚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孟子於梁襄王

望之不似人君 容貌可見  
就之不見所畏 可知中心之所存

以所致言 卒問天下惡定詞氣可見  
不嗜殺人能之 好惡可見 可知人心之所同  
不嗜殺人能歸之

六章 此章明得民之道以愛民不殺為本

齊宣王

齊宣王姓田名辟疆威王子也其先陳厲公佗之子田敬仲完之後敬仲奔齊數傳至桓弒簡公割齊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三傳至田和乃遷齊康公



於海上求爲諸侯代齊有國和卒子桓公立桓公卒子威王立威王卒子宣王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子曰弗救則韓且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我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也宣王曰善乃陰結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王曰寡人不敏今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齊人王斗欲見宣王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對曰王聞之過斗生



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王忿然作色不悅有  
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天子受藉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王悅曰寡人愚  
陋守齊國惟恐失之焉能有四焉斗曰否先君好馬  
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  
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王曰當  
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斗曰世無騏驎騾耳王之駟  
已備矣世無東廊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  
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  
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斗曰王之憂  
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  
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  
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  
謝曰寡人知罪矣於是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鄒衍淳  
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  
爲上大夫不治事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  
數百千人

齊桓晉文之事

國語齊桓公自莒及齊與管仲成民事定民居處士  
農工商之定業欲從事於諸侯問仲仲以國未安未



可於是修舊法以教百姓國安矣又問於仲仲以兵未備未可於是作內政以寄軍令軍令既寄內政矣又以甲兵寡爲患仲請輕過而移諸甲兵謂輕其過使甲兵贖其罪甲兵大足又以問仲仲以隣國尚未親也於是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止其封疆無受其資重爲皮幣驟騁眺於諸侯四隣親矣又爲遊士八十人奉之車馬衣裘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嚮之四方以監上下之所好然後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莊公三十二年狄伐邢

閔公元年齊人救邢左傳管叔請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沈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二年冬齊高子來盟胡傳魯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於內魯于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高子至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十有二月狄入衛左傳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愛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僖公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邢遷於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左傳諸侯救



刑、刑人潰，遂逐狄人，具刑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三年，城楚丘。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又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於涇。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返，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命。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齊師進於涇。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胡傳：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於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祚，是爲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九年夏，公會辛酉，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左傳：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王使宰孔賜齊侯，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昨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不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左傳：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而後用之。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左傳：甲午，晉師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巳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



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鹵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愛策以出

出入三觀○餘見譎不章

李氏曰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三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鄆失魯盟幽矢衛首止失鄭葵丘矢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

文挺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於桓公者義尤壞於桓公也名盛於桓公者實衰於桓公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與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抑楚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肖為也桓公會則不邇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仇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將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夫子正譎之辨獨不深切著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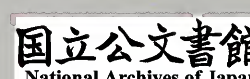
胡齧齊宣王臣也。孟子嘗聞之。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云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巧言之詩曰：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無，昊天已威，予慎無罪予。昊天泰憮，予慎無辜。傳曰：大夫傷於讒，無言控告而訴之於天，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又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傳曰：奕奕，大也。秩，秩序也。莫，定也。躍躍，跳疾貌。毚，狡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與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比焉，反覆與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而不能隱其情也。又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故以巧言名篇。宣王引之以謂孟子，能忖度其心也。

金仁山曰：此章孟子於齊宣王指其真心，而勉其推恩，因其不能推，而令其審，勉其審是欲重論其欲是功利重，又曉以功利之害，誘之以王道之效，教之以王道之本，其開發君心，舌端造化之妙如此。齊宣王有欲無志，有欲者，桓公之事，興兵構怨，開王業，宰華夷也。無志者，因以保民自託，不過請嘗試之，自任不力，言及王道，章末更無領畧之辭矣。





老老及人之老  
幼幼及人之幼

此謂舉斯心

小不可以敵大  
寡不可以敵眾  
弱不可以敵強

此不反其本而所欲反不可得

明君制民之產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故民之從之也輕

此可見有恒產而有恒心

仁術

見生不忍此發  
見死隱政此

此王天下之民

此發政施仁之本

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

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無飢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然而不王之有也

此制民之產之法乃王道之要而仁術之所推也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

此謂不度心

仕者立朝耕者耕野商賈藏於市行旅出於塗

此能反其本而所欲不求而至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事父母俯不

此可見無恒產則無恒心

七章

此章因諸侯有愛物之心而以王道勉之

梁惠王章句下

好樂

以孟子之言觀

樂無古今

此救時之急務

以夫子之言觀

必用韶舞

此為邦之正道

必放鄭聲

莊暴齊宣王之臣也見孟子云

云

田獵

古者天子諸侯因四時之田以講武事中春教振旅遂以蒐謂搜取禽獸之不育者而殺之也中夏教芟舍遂以苗謂去其害苗者也中秋教治兵遂以獮謂



殺也。秋主肅殺，故取而殺之也。中冬教大閱，遂以狩。謂守取而殺之，無所擇也。四時之獵，皆以田為主。故曰田獵也。

鐘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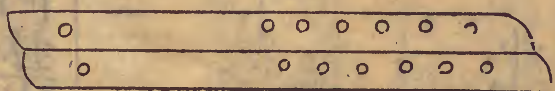


華屬 夏后 氏足 鼓 楹鼓 周縣 鼓



管籥之圖

管



籥



詳見 離婁 篇

管六孔如 遂併兩吹 之者也 遂 今之笛也 籥知笛而 六孔或曰 三孔而短 主中聲而 上下之

羽旄之圖

羽析翟爲之形如紱



旄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管籥羽旄

管籥也。籥，笛也。羽以重翟爲之，以飾旗首。旄，獸毛毳之爲裘，以飾旌纛者也。

咸英韶護



咸者咸池言恩澤咸施黃帝樂名或曰堯樂英者華  
茂帝譽之樂曰六英韶者舜樂謂紹堯致治也護陽  
樂謂救護生民也

一章 此章明鐘鼓游田之樂宜與百姓同之

入國問禁

禮記曲禮入境而問禁入

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論囿大小

文王囿七十里

芻蕘者往焉

此民猶以為小之故

齊王囿四十里

雉兔者往焉

殺麋鹿如殺牛

此民猶以為大之故

二章 此章明苑囿之樂宜與百姓同之

### 湯事葛

成湯名履一名天乙主癸之子契之後也契佐禹治  
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數傳至主癸娶扶都生湯  
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為夏方伯  
得專征伐夏桀戊寅三十有六歲葛伯放而不祀湯  
使人謂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  
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又使人問之曰無以供  
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受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湯然後從而征之



文王事昆夷

詩縣八章曰肆不殄厥愠亦不殄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矣唯其喙矣詩傳以此爲太王之詩詩疏以此爲文王之詩且孟子亦言其爲文王之事無疑蓋言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也本爲太王事然孟子後篇稽大不理於口章曰文王也豈孟子時是以此詩爲文王事歟故朱子於此亦曰文王事見大雅大雅再無他詩言及文王事昆夷獯鬻卽狄人也狄人與昆夷不同太王初居邠狄人侵之乃去而國於岐山之下又爲昆夷所愠而侵之綿詩肆不殄厥愠亦不殄厥問下文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矣維其喙矣傳曰蓋以爲文王之詩矣文王初年亦須字之也若依肆不殄厥愠則是小事大矣此須重講明文王事見詩大雅大抵亦非以肆不殄厥愠亦不殄厥問二句爲文王事昆夷事實也蓋以昆夷事在大雅之綿而因可見文王事之之事畧而已

太王事獯鬻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俱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居焉。獯鬻西北方戎狄也。初帝嚳時有犬名盤瓠，能啣賊首，許以女妻之。後引女至山中，生六子。長而問曰：「吾父爲誰？」母指犬曰：「此汝父也。」六子耻而殺之。其後生息日繁，世爲中國患。有虞曰苗，周曰獯鬻，又玁狁，皆犬旁，皆其餘種也。

句踐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

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敗於檣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乃遣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



臣種敢告於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賜吳，勿許越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赦越，罷兵歸。伍子胥嘆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一年之後，吳其爲沼乎？」後越王以范蠡伐吳，敗之。吳王請行成，越王不許。吳王自殺。

畏天之威

周頌我將之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傳曰：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右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傳曰：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此引以明畏天者，保其國之意也。

王赫斯怒



皇矣之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傳曰此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凡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又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傳曰賦也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

援攀援也言取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姑姓之國在今陝西寧州阮國名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涇今涇州之共地是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祜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於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



而怒之。初未嘗畔援歆羨也。

天降下民

書曰：秦誓篇。武王將伐紂而誓於師曰：惟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傳曰：祐，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按孟子所引傳，與今書辭意不同。蓋孟子之書，在秦始皇未焚之先，而今書在秦之後，皆不可考，未知孰是也。

白雲許氏曰：此章前言交隣，在能仁智，朱子以懲小忿總之，後言好勇，在行仁義，朱子以養大勇言之。王問交隣，孟子所答樂天畏天，是交之之正。王後再言好勇，孟子答之以好勇，須有文武之德乃可。



仁者有側恒無計較以大事小言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此見理之當然樂天者保天下自然合理包舍徧覆無不周遍此保天下之氣象也

智者明義理識時勢以小事大言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此亦理之當然畏天者休其國不敢違理制節謹度無敢縱逸此保一國之規模也

勇者有血氣義理之殊以小勇言撫劍疾視以敵一人此血氣之王請大之無好小勇此言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  
以大勇言文武一怒而安天下此義理之所為王亦一怒惟恐不勇此言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三章 此章論交隣之道而以安民之道勉之

人不得而非此見下不安分非理樂民之樂此見樂以天下

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此上不恤下皆非理憂民之憂此見憂以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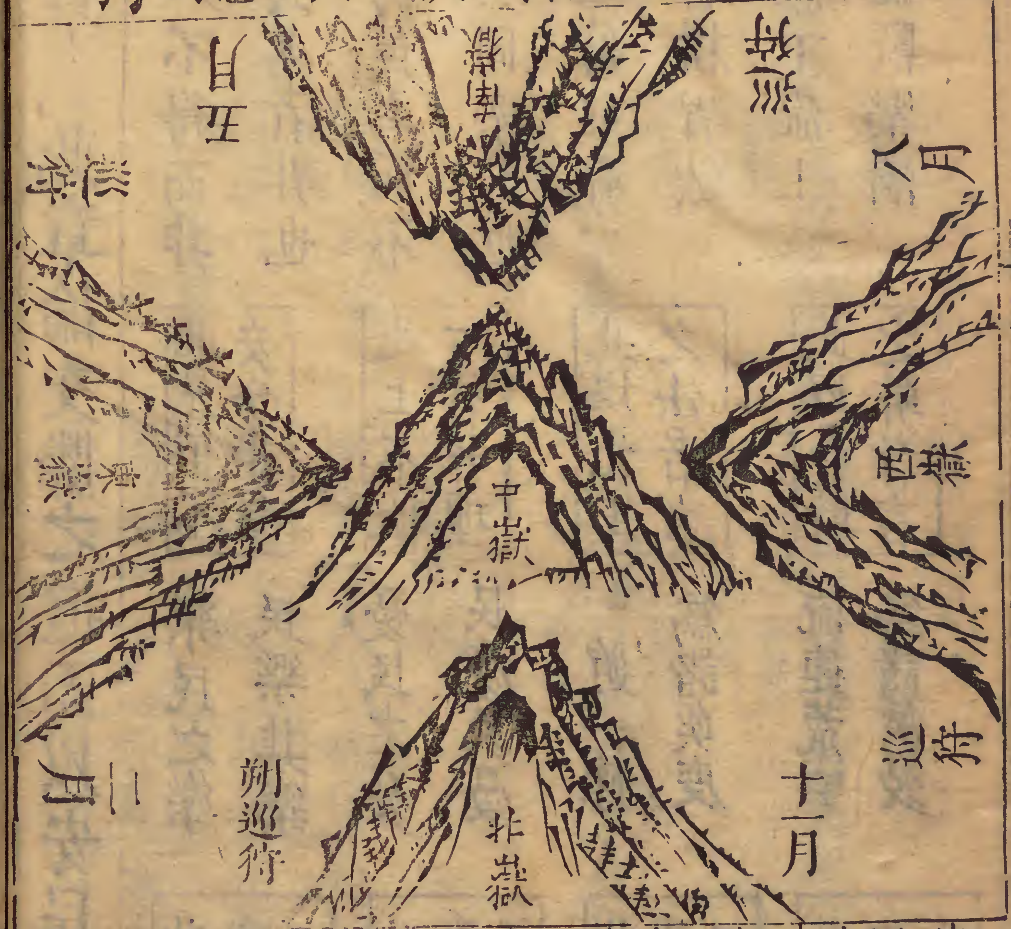
與同樂非也此以先王之法者言一遊一豫此見莫非王事

巡狩述職此以今時之弊者言流連荒亡此見廢時失事

省耕省斂為諸侯憂惟君所行



天子適諸侯巡狩



尚書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四朝者朝京師巡狩之年則朝于方嶽之下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天子五載一巡狩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天子十二歲一巡狩巡狩者自上察下也述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歲一巡狩諸侯六年一朝

諸侯朝天子日述職

侯服朝。○一年侯服朝  
 甸服朝。○二年甸服朝  
 男服朝。○三年男服朝  
 采服朝。○四年采服朝  
 衛服朝。○五年衛服朝  
 蠻服朝。○六年男甸蠻服朝  
 夷服朝。○七年  
 甸服朝。○八年甸采服朝  
 男服朝。○九年男服朝  
 采服朝。○十年衛甸服朝  
 衛服朝。○十一年  
 甸服朝。○十二年采男侯衛蠻夷服朝

侯	甸	采	春	衛	蠻	男
每年東來一見	二年東來一見	四年東來一見	朝	五年東來一見	六年東來一見	三年東來一見
侯	甸	采	夏	衛	蠻	男
每年南來一見	二年南來一見	四年南來一見	宗	五年南來一見	六年南來一見	三年南來一見
侯	甸	采	秋	衛	蠻	男
每年西來一見	二年西來一見	四年西來一見	覲	五年西來一見	六年西來一見	三年西來一見
侯	甸	采	冬	衛	蠻	男
每年北來一見	二年北來一見	四年北來一見	遇	五年北來一見	六年北來一見	三年北來一見



徵招角招

招作韶本舜樂因敬仲奔齊而舜樂在齊故其新聲皆曰韶樂有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一音之中各有五音獨曰徵招角招者舉其本音之重者而言也舜之遊觀則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有一月朔巡狩者是也舜之爲民爲事則水火木金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是也當時景公大戒出舍與發補不足亦爲民爲事故曰角招徵招也

劉氏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后



有事故為事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於黃鐘為宮商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物事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怙慝也

五音大之次

濁

次濁

半濁

次清

清

宮八十一 商七十一 角六十四 徵五十四 羽四十八

五 黃鐘 八十一 林鐘 七十二

音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四

相 損二十七 僅五十四 林鐘 損二十四 僅四十八 南呂

生 南呂 四十八 姑洗 六十四

之 十六 十六 二十一 二十一

次 益十六 待六十四 姑洗 零一數



正聲子聲

朱子答張仁叔書云所論律呂恐看得未仔細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却于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鐘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鐘四寸半是也一均之內以宮商為主其律當最長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長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鐘大呂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仲呂為宮則黃鐘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蕤賓為宮則大呂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鐘為宮則太簇為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試更用此推之當曉得



正聲子聲之圖



四章 此章明宮室游觀之樂宜與百姓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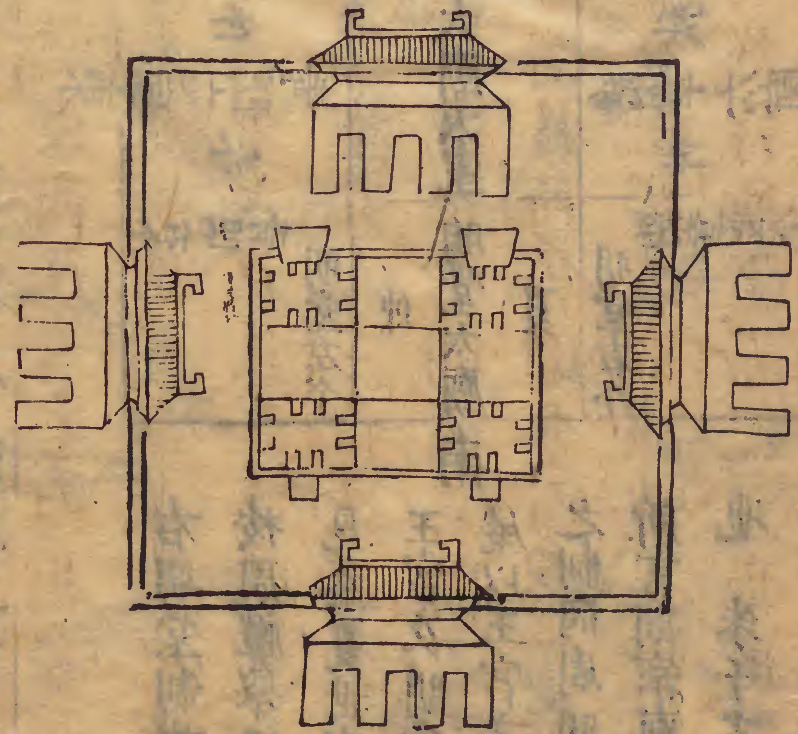
明堂之圖



右明堂制諸說大槩如此  
按周禮舉三代之制以互  
見蓋夏世室以宗廟言則  
王宮及明堂之制同殷重  
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  
之制同周明堂以朝會之  
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  
也 朱子之說簡當



明堂位制



周公明堂位在國之陽三里外七里內丙巳之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東西凡五室南北亦然上圓法天下方象地八窻象八風四闢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階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四廟九室共十三位此周公定制也按明堂有九室如井田之制隨其時之方位而開門四窻八闢王者隨月所居則分而為九室祀上帝則通而為一堂蓋在王居者則以祀上帝於九秋在方嶽者則隨四時巡狩所至而祀天帝也祀畢則隨所至之月分九室而間居於此以出政令非常居者也



明堂

明堂之名起於夫子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再見禮記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又見月令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其始制於黃帝有殿無壁蓋之以茅圍之以水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一曰合宮唐虞祀五帝於五麻蒼曰靈麻赤曰文祖黃曰神計白曰明紀黑曰元矩又云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制度各異周曰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一筵犬戴禮盛德篇曰明堂九室室

有四門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蒺藜上圓下方其外以水名辟雍明堂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其曰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四面之門以象四時八闕以象八節及象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與乾之策坤之策三百六十日者皆後儒所增無可憑據蓋周制已無所考至漢武帝時欲建明堂而其議始起也傳謂泰



山明堂者，蓋周制天子十二年一巡狩，春東方泰山，齊地在青州泰山之下，故也。夏南方衡山，秋西方華山，冬北方恒山，天子巡狩則燔柴以祀天，而望秩于山川，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諸侯卿大夫則執五玉三帛，二死一生，以爲贄而朝於方岳之下也。

曰宗祀文王於明堂者，蓋古者祭天地於圜丘，禘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初，有大享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以形體言，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以主宰言，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耕者九之一之法

田畝	田畝	田畝
田畝	田畝	田畝
田畝	田畝	田畝
田畝	田畝	田畝

朱子曰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  
 凡一井九夫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洫則方十里柝為六十四井出稅三十六井治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則方百里為一同都計萬井九萬夫內取六十四个六十四井計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又下六十四个三十六井計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又三十六个方十里計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故井田之法備於一同遠郊內居地四同甸地十二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分甸地為六遂餘為公邑蓋以賜者為采地以不賜者為公邑

仕者世祿之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朱子曰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厚之至也



四書圖考 卷七 上五  
三十一  
哿矣富人

正月哿矣之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瘼憂以痒傳曰此詩亦大夫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然衆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以至於病也又曰哿彼彼者屋簌簌方有穀民之無祿天天是椽哿矣富人哀此惇獨傳曰哿哿小貌簌簌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天禍椽害哿可獨單也哿然之小人既有屋矣簌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椽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惇獨甚矣此引以為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之意也

乃積乃倉

公劉之詩曰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稟餼糧于橐于囊思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傳曰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居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積露積也餼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方始也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



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餼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此引以爲公劉能好貨而與民同之也齊王又以好色爲疾謂好色必心志蠱惑用度奢侈孟子又借太王撥轉他其詩曰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家傳曰縣縣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物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亶父名字也後乃遂稱太王焉陶窰竈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豳近西俗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沮漆之上而古公之時生於窰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

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傳曰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



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此引以爰及姜女來胥，宇爲太王好色而與百姓同之也。

### 公劉太王遷國

周自后稷生於邠，邠姜嫄之國，后稷母家。夏后氏失其官而奔戎狄，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復遷邠，詩篤公劉，卽遷邠之事。又九世而太王去邠遷岐，緜詩所言是也。沮漆，右邠也。三水東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山下，當率岐水之涯耳。蓋公劉皇澗及芮，言都邑之水也。縣之自土沮漆，本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不得率西水，許爲漆沮也。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太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南，故自周后稷居邠，不窟奔戎狄，公劉居邠，太王邑岐，文王邑郢，又遷豐，武王居鎬，蓋自稷至武凡七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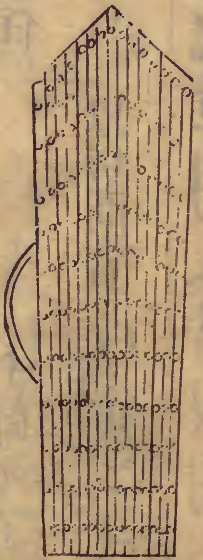
按周禮司弓矢掌六弓  
其名曰王弧夾庾唐大



矢橐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羽  
六寸其括以設其羽分其羽以設其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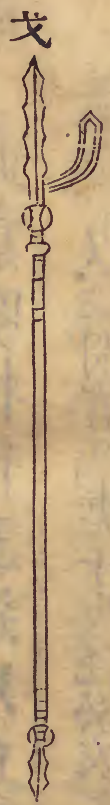
弓長六尺六寸謂之  
上制六尺三寸謂之  
中制六尺謂之下制  
取幹角竹膠漆筋絲  
爲之說攷弩矢也象  
鏃括羽之形釋名云  
矢指也有所指而迅疾

戚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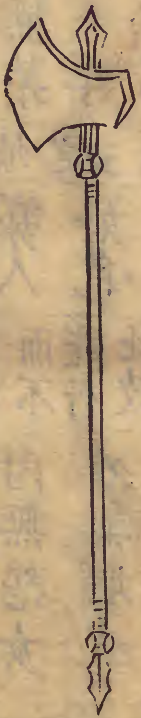
干楯也自關而東或謂  
之干或謂之楯關西謂  
之楯是干楯爲一也

揚



戈秘長六尺有六  
寸戈主於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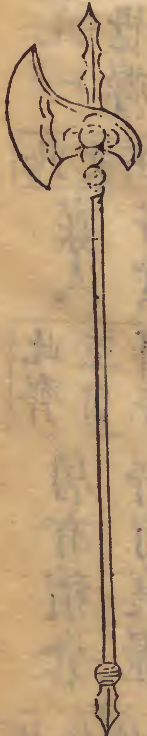
之戚



戚揚二者斧鉞之  
別名

圖

揚



戚爲斧揚爲鉞  
鉞大斧小

四書圖考

卷十一 上孟

五



耕者九一	仕者世祿	關市不征	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	不虐無告
<small>此文王治岐之政</small>	<small>此文王治岐之政</small>	<small>此文王治岐之政</small>	<small>此文王治岐之政</small>	<small>此文王治岐之政</small>	<small>此文王治岐之政</small>
寡人	好貨	謂好	貨色	而不	能行
<small>此齊王自</small>	<small>此齊王自</small>	<small>此齊王自</small>	<small>此齊王自</small>	<small>此齊王自</small>	<small>此齊王自</small>
居有積倉	行有裹糧	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	好色而	能推以
<small>此公劉</small>	<small>此公劉</small>	<small>此公劉</small>	<small>此公劉</small>	<small>此公劉</small>	<small>此公劉</small>
王如好	貨好色	與百姓	同之於	王何有	行此王政
<small>此言齊王</small>	<small>此言齊王</small>	<small>此言齊王</small>	<small>此言齊王</small>	<small>此言齊王</small>	<small>此言齊王</small>

五章 此章明推行王道以與民同欲為本

論上下職任

以設問言。妻子失託於友。士師不能治士。如之何。王曰已。主曰奔之。此謂皆所當責。以切問言。四境之內不治。王顧而他。此却憚於自責。

六章 此章明人君以圖治為自安之道

左右皆曰可殺

此明折獄政刑之道。曾子之言恤刑也。孟子之言慎刑也。哀矜勿喜者。好生之德。治於民心之意也。國人殺人者。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之謂也。若子路無宿諾。而片言可以折獄者。即所謂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乎。君子之於獄於刑也。忠信以孚之。審慎以行之。惻隱以施之。有子路之德。而用曾子孟子之言。則於天討之義。庶幾無愧乎。



世臣 此尊而國君進 此言尊 左右曰賢未 此言有 左右曰 此見如 此民  
與國同 賢如不 親或有 可大夫曰賢 同俗而 可殺勿 非獨此 好之所  
休戚者 得已將 非賢則 未可國人曰 悅者亦 聽大夫 人才後 然好  
使卑踰 疏遠之 賢察之 左右 有特立 曰可殺 當慎可 後之民  
此親而 尊疏踰 賢用之 曰不可勿聽 而為俗 勿聽國 至于以 惡之所  
與國君 戚可不 故有不 大夫曰不可 所憎者 人曰可 亦刑為 以之為  
親臣 休戚 慎與 為者 不可察之 不慎也 殺察之 此道 母父民 以之為

七章 此章明用人用刑皆以審慎為務

以臣弑其君言 放桀 伐紂 如之何其可 此孟子所以 深警齊主垂 戒後世之辭

聞誅一夫言 除殘 去賊 未嘗不可

湯放桀

桀名履癸，帝發之子，發崩，子癸踐立，無道暴戾，貪虐滅德，作威敷虐于萬方百姓，天下患之。有趙梁者，教為無道，勸以貪狼，及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避之，所言皆從，自是殫百姓之財，為瓊宮瑤臺，日與妹喜行淫縱樂，政事荒廢，舉事戾於天，發令逆於時，瞿山地裂及泉，發徒鑿之，通於河，諫者殺之者，老或諫，又殺之，龍逢進諫，曰：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桀曰：吾之有天，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耳，遂囚逢而殺之。湯



聞之嘆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甲  
兵大會諸侯於有仍氏有緡氏見桀佞侈引師先歸  
桀率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恣行亂政鑿池爲夜室  
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  
終古出奔商湯修德諸侯畏服桀起九夷之師不至  
伊尹佐湯伐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及戰不  
勝走鳴條入于三變之國湯又從而伐之放于南巢  
紂名辛帝乙少子也帝乙崩紂辛立紂資辨捷疾聞  
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  
非矜已誇人謂天下皆出已之下播棄黎老昵比罪  
人平居不祀上帝神祇宗廟恃其强大好用兵性佞  
侈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嘆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  
玉杯象箸必將食熊羆豹胎他又將稱是王求足欲  
天下殆哉及伐有蘇獲妲己嬖之惟妲己之言是從  
于是師媮作新聲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  
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叔宮室  
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  
丘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以相逐縱長夜之飲百姓  
怨望諸侯多叛乃重刑辟作炮烙之法剗剔孕婦斮  
朝涉之脛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美女



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強  
爭力辨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遂囚西伯於羑  
里紂棄耆老貴戚大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  
鬲之徒而用惡來惡來善讒毀諸侯諸侯以此益疏  
祖伊奔告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  
可諫矣西伯既卒子發立諸侯叛殷歸周者八百比  
干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剗視其  
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微子恐絕殷祀遂  
持其祭器樂器去之時二十有二祀也明年武王伐  
紂紂衣寶玉自焚死

八章 此章明聖人處變之權

夫人 幼而學之  
壯而行之

求賢治國之譬

王曰 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

此見 巨室必求  
所學 大木幼學  
者大 不得壯行

此可見  
求賢不  
如求木

此見 彫玉必使  
王欲 玉人治國  
小之 則曰從我

此可見  
愛國不  
如愛王

九章 此章明治國之道以任賢為本 前言為國

不如為室後言為國不如愛王



取之而民悅則取之

以武王之伐紂言則人情有可取之證

王師避水火也

此言燕亂匹則民皆悅於從齊

齊人取燕

取之而不悅則勿取

以文王服事殷言則人情有未可之證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此言齊暴虐則民又轉而求救

### 十章 此章明征伐之義

以湯征葛言。

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

○若早望寬○若時雨降

此見湯七十里而能為政

以齊伐燕言。

軍食壺漿以迎王師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

○民為拯已○反動天下

此見齊千里而不行仁政

### 十一章 此章明征伐之義

以穆公問言。

鄒與魯開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歎

此見民怨乎上所謂反乎尔者

君仁行

斯民親其上

以孟子對言。

凶年飢歲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有司莫以告

此見上殘乎下所謂出乎尔者

故

民其愛上見此

死其長

之愛亦民見此

### 鄒穆公

穆公曹姓子爵出自顓帝玄孫陸終第五子安之後



武王克商封安之。苗裔曹挾於邾，爲附庸。魯隱公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自克世從齊，桓公尊周，進爵爲子。克後九世，桓公革之。克子瑣立，十二年，傳文公。遽條卜遷於繹，文公卒，邾與魯世爲仇敵。及穆公改邾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無得以粟。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一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是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何其以養鳥。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富邦。

十二章 此章明用兵之道，以恤民爲本。



有國者之謀

以非所能及言

事齊  
事楚

徒僥倖而苟免

以則是可為言

效死  
築城  
繫池

當守義以愛民

十三章 此章明人君處困之道以守義愛民為本

以滕文公言

如彼何哉

此當

俟命以苟為善言

為善而已

於天

君子

垂統

可繼

此竭力於其所當為

以大王去邠言

非擇取之

此終

得命以必有王者言

不得已也

於天

成功

則天

此不僥倖於所難為

十四章 此章明人君處困之道以為善得民為本

以大王不得已言

去邠

此遷國以圖存者之權

邑岐

君請擇

言滕君當審已

世守

斯二者

量力擇

效死

此守正而俟死者之義

而取之

以國君死社稷言

十五章 此章明人君處困之道當以守經行權自擇

魯平公

魯平公名叔景公子也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為政六年孟子自齊而歸過魯平公將因樂正子以見孟子



夔人臧倉沮之。是時齊宣王卒，湣王新立，平公欲使  
慎子爲將軍伐齊，取南陽。孟子謂慎子曰：「不可。」孟子  
旣不遇於魯，遂過宋。平公立二十二年卒，子文公立。  
再傳至傾公，爲楚所滅。

臧倉平公夔人也。云

樂正子，名克，仕於魯。平公言孟子後喪踰前喪。云

### 三鼎五鼎

儀禮特牲饋食，士之祭禮也。牲用豕，陳鼎三，少牢饋  
食禮。大夫之祭禮也。特用少牢，陳鼎五，饒雙峯曰：五  
鼎，士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

腊，許白雲曰：肩臂臠者，肱骨也。膊，胎股骨也。正脊，脊  
之前也。脰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膚，脇革肉也。离肺  
者，搯离之不絕中央少許，剝肺者，切肺也。舉肺者，尸  
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卽  
离肺，祭肺卽剝肺也。凡牲用右，胙腊則合，升左右胙。  
故曰腊一純純，猶全也。然此則諸侯之大夫士，若天  
子之大夫用素牛，士用少牢。



大 夫 五 鼎 之 圖

鼎以銅為之三足有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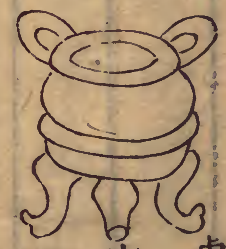


羊右肩臂  
膈膊略正  
脊短脊橫  
脊短肋正  
脇代肋正  
體脇三胃三  
牽肺二祭肺  
三尖于一鼎



豕十一體  
加羊牽肺  
一祭肺三  
實于一鼎

古之鼎一按禮圖有曰牛曰羊曰豕惟牛鼎最大可容一斛



鹿九  
實于一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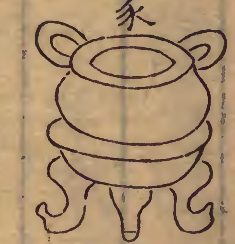


魚用  
鮒十  
有五  
而鼎



脂用  
麋一  
純而  
鼎

士 三 鼎 之 圖



豕右肩臂膈  
膈正脊橫脊長  
脇短肋九體膚  
二牽肺一割肺  
三為一鼎



魚有十五  
為一鼎



腊有獸之乾者  
也用兔為一鼎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

此章論出處而以天命決之聖賢蓋以天命曉人封人則以天意觀聖人者也此一類專以窮達言真氏以伯寮之愬臧倉之沮夫子莫我知之嘆孟子何為不豫之語皆為安義命之事天以分定言此亦在天之天雖以理言而實兼乎氣者也故與命以氣言者相貫符凡所謂不怨天與此類同



臧倉沮孟子。

以一時之出處言。

行使之

似謂人力之可及

止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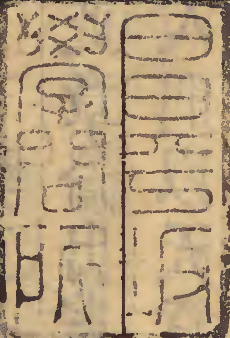
以間時之盛衰言。

所以行

實乃天命之所為

所以止

十六章 此章即通塞之際而以天意決之。



四書引經節解圖考卷之十一終



